

走上家乡舞台 脸上充满欣喜

访昨晚首次客串上交首席小提琴的张纛

文化创新发展繁荣
华东九报好新闻竞赛

昨晚,上海交响乐团的乐手们在上海音乐厅舞台上就座后,最后走出来乐队首席小提琴,是一位“新面孔”。指挥马舒尔颤颤巍巍地走向舞台中央,满面笑容地与这位乐队首席握了握手,便开始了贝多芬作品音乐会的演出。记者了解到,这位“新面孔”是德国国立哈勒交响乐团的第一首席,名叫张纛,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想登台 缺机会

张纛小时候家住虹口,5岁开始随张世祥教授学琴,“那时,每天坐很长时间的公共汽车去学校,感觉就像穿越半个上海。”记者在音乐厅后台采访时,小时候在上海生活的镜头,马上亲切地浮现在张纛的脑海。她从上音附小读到上音附中,到了1986年,又考进了科隆音乐大学。年少的张纛,从此在德国开始了音乐生涯。20多年来,她几乎年年要回沪探望父母。每每路过上海的剧场,她的心里总会涌动渴望:能够在家乡的舞台上演出,该多好!但是,每次总是行程匆匆,登台的机会又十分难觅。于是,她把这份渴望藏在了心底。

电邀归 欣然允

不过,机会有时就会莫名其妙地降临,不久前的一天,她意外接到了上交音乐总监余隆的电话,问她有没有空回上海与乐团合作?余隆告诉她,上交邀请马舒尔指挥的这场音乐会,是贝多芬作品专场,“你在德国的乐团工作了这么多年,深受德国音乐文化的熏陶,所以,我想请你来压阵。”张纛一算时间,正巧这个日程有空档,而且,她与马舒尔以前有过合作,当即欣然允。昨晚,张纛回到家乡第一次登台,而且,她的父母也在上海第一次观看女儿的表演,因此,当她走上舞台时,脸上堆满了从内心不由自主流淌出来的欣喜,想克制都很难。

与名家 常合作

随着马舒尔双手的挥动,张纛带领着乐队,把贝多芬《第一交响曲》的音符洒向了全场。这是她非常熟悉的音乐,当年一到德国开始学习起,她就在贝多芬音乐的包围之中。她曾在柏林爱乐乐团学馆以及多所大学深造,毕业后又成为担任德国A级职业乐团首席的第一位中国演奏家,还常常被柏林爱乐乐团借去参加演出,因此,陆续与西蒙·拉特、阿巴多、马泽尔、小泽征尔等指挥大师进行过合作。与马舒尔相识,也正是在柏林爱乐的音乐会排练中。她对记者说:“作为德国最著名的指挥家之一,马舒尔是贝多芬作品的权威演绎者,他对德国音乐文化的理解也非常深刻。我非常高兴,上海交响乐团能邀请他来指挥。”

有召唤 就回来

第一次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张纛对乐团的反应和接受能力十分惊讶,“排练的时候,马舒尔把贝多芬的作品讲得很透,虽然许多演奏员很年轻,甚至大多没有欧洲留学的经历,却能迅速掌握马舒尔讲的要领,调整得很快。没有扎实的音乐基础和平时完善的训练,这是很难做到的。”记者问她:“既然有了第一次回来合作,你是否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她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毕竟这是上海交响乐团,而且是在上海。坐在舞台上,看到台下的听众,我心里就感到特别的亲切。我是从上海走出去的,只要有召唤,我就会回来。” 资深记者 杨建国

一个喷嚏引出一台戏

京剧小戏《小吏之死》体现中西方戏剧完美结合

□ 戴平

新民
剧评

上海京剧院近日推出跨文化戏剧专场,集中展示了京剧演绎西方文学名著的成果。计有三台戏:《小吏之死》《王子复仇记》《情殇钟楼》。这三个剧目的展演大受中外观众欢迎,证明中国的京剧有着完备的艺术形式和最丰富的表现手段,完全能演绎世界人民熟悉的故事,和各国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艺术交流。

刻画栩栩如生

我最欣赏的是第一台新编京剧小戏《小吏之死》。这出戏由龚孝雄主笔,创造性地把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公务员之死》搬到了京剧舞台上。一个白鼻梁的丑角小吏,演绎了一个黑色幽默的故事:落第秀才余丹心替巡抚大人主笔撰写家族宗谱,受到赏识,被提拔为九品典史。某日,巡抚大人回乡赈灾,邀余丹心赴宴。不料他在席间打了一个喷嚏,唾沫喷到大人的脸上,扫兴而归,越想越怕。为求得巡抚大人原谅,余丹心多次登门道歉、沉痛悔过,却弄巧成拙,结果自己吓死了自己。

一个喷嚏引出一台戏。这台京剧独角戏虽然只有30分钟,但是忠实而深刻地传达了契诃夫这篇经典名著的精神。国家一级演员严庆谷在台上“自说自话”,“自说自唱”,边唱边舞,忽而韵白,忽而苏白,全面地运用了歌、舞、说表等各种艺术手段,充分发挥了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的长处,把这个小吏迂腐而胆怯的个性,遇事谨小慎微、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心理,自以为得计却事与愿违的窘



严庆谷饰演余丹心 图 TP

境,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舞台上,刻画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

演唱惟妙惟肖

严庆谷饰演余丹心,演唱的手段极其丰富,主要运用京剧丑角的表演程式,但是化入了许多其他行当的程式,甚至用上了苏州评弹。唱到“昨夜晚开酒宴”时,他用言派老生的口吻表演雅量高致的巡抚;用叶派小生的韵白模仿怒目圆睁的县太爷;回到家中,遭到老婆数落,他又以苏白加评弹演唱的手段,反串泼辣、浅薄的婆娘。严庆谷将这一段叙述,演唱得惟妙惟肖,引起全场观众捧腹。严庆谷工文武丑,这出小戏在丑行的表演程式中又有突破,如

各种步伐的变换、数板、贯口等嘴皮子功夫,都各尽其妙。最后因为一个误会,即巡抚以贪污赈灾的罪名处死县太爷,小吏误以为自己的悔过没有得到巡抚的谅解,心脏病发作而死,演员用了“抢背”、“摔僵尸”等高难度的形体功夫来表现,加强了讽刺喜剧的悲凉的气氛。契诃夫小说被移花接木、不露痕迹地移到了中国古代官场,成了一出典型的“中国官场现形记”。对契诃夫笔下的这个可笑又可叹的小官吏的心理活动的揭示,我想,话剧表演恐怕也很难达到如此精妙的境界。中西方戏剧文化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结合点。

布景也会说话

《小吏之死》里的布景也会说话。舞台的后方悬挂着一顶硕大的乌纱帽,带有一长一短两个圆翅(表示官位较低)。这顶乌纱帽是一种象征,它是小吏的一个代号。余丹心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通过这顶乌纱帽的无声的抖动、变化显示出来。他去巡抚家悔过谢罪遭拒,一个帽翅落地;最后倒地身亡,纱帽也随之掉在地上,巧妙地外化出主人公的命运。

今天的京剧,承载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仁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突破东方与西方鸿沟的重任。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我看了三出戏的展演,深感上海京剧院这条探索的路走对了,成功了。它也是京剧传承、改革、发展的一条途径。外国文学名著的戏曲化,创造了一种杂交的跨文化戏剧,不仅可以进校园,完全可以输出到世界各地去演,是很有意义的。

网站无义务审查盗版内容?

文字工作者“吓出一身冷汗”

本报讯(记者 孙佳音)国家版权局日前公布了《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和修改说明,公开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除第46条和第48条引发音乐界强烈反响外,文字工作者也连呼“吓出一身冷汗”。

一方面,面对侵权成本太低导致盗版泛滥的顽疾,本次修订将法定赔偿额度从最高5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并对于两次以上故意侵权者,根据前两款赔偿数额的一至三倍确定赔偿数额。另一方面,草案明确规定提供纯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商不承担与著作权和相关权有关的审

查义务,令众多网络写手深感不安。草案第68条中提到:“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提供存储、搜索或者链接等单纯网络技术服务时,不承担与著作权或相关权有关的信息审查义务。”尽管该条款随后提到,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被告知的前提下,有删除等义务,如不执行,将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等内容,但如此表述依旧引起了业界激烈反响。

知名网络写手、前起点白金作家“流浪的蛤蟆”在微博上呼吁作者团结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得到了

不少网络作家的支持。盛大文学CEO侯小强在转发这条微博时表示,正在整理意见,希望著作权法能够真正保护好知识产权。他说:“中国要想成为文化强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就必须严刑峻法。这不是孔乙己时代了,偷书就是偷书。拿别人的版权为自己赚钱绝不可能那么心安理得。”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丛立先也认为,此款确有不足之处,应该作如下修正:“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提供存储、搜索或者链接等单纯网络技术服务,未提供作品内容服务,不承担与著作权或相关权有关的作品内容审查义务。”他认为,“这样才能有效防止一些网络服务提供商以技术服务为幌子,逃避其应该承担的作品内容审查义务。”

他在我们心里点燃了不息的灯

作家回忆文学编辑谢泉铭



■ 作家出书纪念编辑 图 TP

一部由叶辛、张抗抗、赵丽宏、江曾培、彭瑞高、田永昌等几十位作者撰写、深情缅怀沪上著名文学编辑谢泉铭的新作《谢谢老谢深情怀念谢泉铭》,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座谈会日前在上海市作家协会举行。

老谢,谢泉铭,一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原在《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继在《解放日报》编“朝花”,后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小说界》,热心培养和带出了一批文学作者。2000年3月底去世。江曾培在纪念文章中称:“一个文学编辑旗下,能聚起那么多文学人才,真是‘奇迹’。”王安忆、叶辛、张抗抗、赵丽宏、王小鹰、沈善增、彭瑞高、王周生等,最初的文学起步,都是在老谢的扶持下迈出的,他们最初的习作,都得到

过老谢的具体指导。许多人的稿件上,都留有老谢秀丽工整的笔迹。

2010年清明时节,上海一批作家曾结伴前往福寿园祭奠老谢。王小鹰说,她本没有当作家的愿望,是老谢的鼓励与帮助,使她在黄山茶林场写了第一篇小说,走上创作之路。叶辛、鲍正衷合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岩鹰》,是在老谢手把手指导下完成的。叶辛说:“永远记得最初叩响文学之门的那些日子。”王安忆的第一篇习作,得到过老谢的肯定和指导,她说:“师恩如山。”赵丽宏说:“老谢在我们心里点燃了不息的灯。”

《谢谢老谢》中收录了怀念老谢的文章40余篇,以及谢泉铭的文章《裁剪妙处非刀尺》,另有他与作家们之间的通信数封。本报记者 夏琦



周根宝早年就读于上海美专,当年陈逸飞就睡在他上铺。毕业后被上海博物馆吸纳去从事古画临摹。1980年,周根宝有缘在《舞台

与观众》报社担任摄影记者和美编,天天看戏,从此与戏曲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90年代初,通过陈逸飞的介绍,周根宝到了美国,见识了众多世界名画。他的戏曲人物画笔墨之潇洒,被认为达到了连摄影也难以企及的恣肆爽利。

笔墨潇洒 恣肆爽利
周根宝戏曲人物画今在沪展出